

豆瓣阅读
异旅人丛书

孙恬——著
百分之五十七
世界的记忆

上海文艺出版社



异旅人丛书



豆瓣阅读

孙恬 —— 著

百分之五十七
世界的记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百分之五十七世界的记忆/孙恬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5321-6030-3

I. ①百… II. ①孙…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05590 号

责任编辑: 于 晨

封面设计: 钱 祯 刘 昊

百分之五十七世界的记忆

孙 恬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

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 插页 2 字数 152,000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6030-3/I · 4813 定价: 32.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512-68180628



豆瓣阅读
read.douban.com

本书原名《香草海》

电子版在 2014 年 10 月首次发表于豆瓣阅读，累计评分 7.8 分。

在虚构和真实之间，在寻找和理解之间，在追忆与成长之间，作者讲述了一段亦真亦幻的人生故事。当听完这个故事，或许我们也就找到了冥冥中上天曾经指引过的那个方向。

——loversophia

这是一个有关“追寻”的故事。在主人公或荒诞或落魄或神奇的旅途中，我们领略了不一样的异域风情，同时也隐约体会到隐藏在年轻人放荡不羁外表下面的孤独、迷茫与困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追寻既是在寻找老者的人生轨迹，也是在寻找主人公自己的人生坐标。最终，繁华归于平淡，就在我们认为一切都尘埃落定之时，结果竟以一种意外的方式出现，让人哑然失笑，也让人沉思。

——曲军

二十三年那年的达卡	1
香草海	7
达卡村落的吹箭	15
香草海中学的社会栋梁	23
丛林、教堂和神父	31
大学	40
蚂蚁	52
迷雾	60
离开大学	64
三牙叔的记忆	69
卡塞里斯村	83
静安寺	99
人质信	113

contents

contents

逃离 126

旅行者宿命中的终点 144

安雅的村庄，蓝色 156

圣塔伦市 164

瑟欧多的故事 173

朝拜圣山的旅程 180

圣山 190

小镇 207

三牙叔的书 217

尽头 222

社会栋梁 229

尾声 237

“一个蓝色的村庄。你有没有见到过丛林中一个蓝色的村庄，可能那里，所有的房子都是蓝色的。”我说。

二十三岁那年的达卡

二十三岁那年的春天，我在巴西亚马逊雨林中的一个村落里，那里是夏天。

我在这个丛林中的小村落已经三天，也说不清是怎么来的这里，从马瑙斯市坐小船在雨林中顺着水流八个小时，我看到这个村庄。那天晚上只有月光，没有灯光，我在这里下了船。

这个村落叫达卡。

本来没想过要在这里待很久，不过大雨来了，我只有停留在这里。

离开亚马逊河的主要支流，进入雨林深处，水流平缓，是一片巨大混乱相互交错的宽的水道，这些水道被树林、小岛、半岛和高地分开，流入湖泊，最终再次消失在这纵横交错

的迷宫中。

中午，突然大雨，雨后还是闷热异常，我跳入木屋边的湖水里，慢慢游荡。一只羽毛鲜艳的巨型彩色雄鸟从树林中跑到河边，注视着我，它的眼神带着迷惑和兴奋，大概是期待我被深藏在河流中湖泊中的鳄鱼食人鱼咬死，以便给它自己无聊平静的生活带来目睹悲剧的戏剧性。就像三牙叔告诉我的那样，所有的观众都在期待悲剧。那天我没有被湖泊中的鳄鱼食人鱼咬死。我从水中爬起，向大鸟说，“嗨，下午好”，它带着失望的眼神跑开了。村民说这只彩色雄鸟其实并非家禽，它只是自己选择住在村民家里。村民记不得它是哪年哪月哪天飞到这个村落，停留在土人的木屋旁边。小孩子们偷偷喂了一些剩饭给它，于是这只大鸟便再也没有离开，选择了住在木屋的厨房门前。村民吃肉，它也吃肉，村民吃鱼，它也吃鱼，村民吃饭，它也吃饭。它已经肥得不再会飞，也早已失去了重回森林河流湖泊捕鱼为生的意愿。

但是晚餐的时候它又跑到我的桌子边站着，盯着我碗里的牛肉。我触摸它的羽毛，感觉就像在听一场歌剧，带着光滑柔弱而又有强烈过渡的色彩，充满节奏地混合在一起。晚餐后我看着这只雄鸟，觉得它特别滑稽。它喜欢在晚餐后伸长脖子，它的脖子几乎可以伸长到半米，我目瞪口呆，几乎无法相信丛林深处居然有如此杂技。我对土人说你养的鸟很有趣，土人问有趣在什么地方，我说以前我总以为雄性动物身上长短可以变

化的部位离头部挺远，现在我知道长短可以变化的部位可以离头部很近，并且想长就长，想短就短，想粗就粗，想细就细。

那个晚餐过后我有了一个猜想，我猜这只彩色雄鸟的前途远大，它应该去阿姆斯特丹红灯区的 Casarosso 剧院^①试试，只是为了在各地好色之徒聚集之地证明一个励志的前卫概念，雄性生物肌肉的变化极限可以远远超过想象。在那里，这只雄鸟可以天天喝酒，吃肉，在赞许的目光下追逐运河里白色的雌性天鹅灰色的雌性野鸭，从此过上传说中花天酒地令人振奋的日子。

上午，村落中的小孩子们在灰尘和风中和狗玩着游戏。我看到了罗比尼奥，那年他也二十三岁，满脸泥浆，他说他顺着水流从特费镇来到这里。

“外乡人，你在这儿做什么？你怎么来这里的？”罗比尼奥问。他坐在我对面的树桩上，树桩上长满两层深褐色的菌类，从我的角度，好像他是从树桩上的菌类中间长出来的一样。

“我正在马瑙斯东边的雨林中寻找一个蓝色的村庄。你在这儿做什么？”我说。

“挺少外国人来这里，大多数外国人都在马瑙斯市附近的丛林，那里交通更加方便。”罗比尼奥说。

我抬头看了看身边的一棵红树，它枝叶茂盛，一只蓝色的

^① 著名的色情表演剧院。

大鹦鹉站在我头顶的树枝上，低头看着我。

罗比尼奥向鹦鹉挥挥手，继续说：“我为雨林拍照片，日落，大雨，猴子，鳄鱼，大嘴鸟，部落……正在做个网站，把这些照片放上去。这个丛林里有挺多东西，我想更多的人知道它们。你说你在找什么？”他又问了一次。

“一个蓝色的村庄。你有没有见到过丛林中的一个蓝色的村庄，可能那里，所有的房子都是蓝色的。”我说。

“蓝色的村庄？没有，从未见到过，从未听说过。那个村庄叫什么？”

“我不知道。”

中午，风从水面吹过东边的丛林，雨就来了。雨来了之后，一直下了两天，雨水从头顶落下，顺着脸滑落，就像长在水上的瀑布，大得几乎使我无法睁开眼睛。

连续两天的大雨上升了丛林中的水面，枯枝和树叶漂浮在水面迅速流向远方。第二天，我看到了一只南美獾的尸体，它和腐烂的树叶一起被水流冲来，卡在村落岸边的红树根上整整一个上午，即便是在大风和暴雨中，也可以闻到它散发出的恶臭。后来水面继续涨高，它终于被冲走，它的长鼻子和背上的那条黑色鬃毛在水流中翻滚。

达卡村的土路在大雨中变成了一片泥泞。村中那只灰色的肥猪在稀泥中奔跑，翻滚，它的假期来临了。我走入小屋，坐在木屋的走廊上看着它，许久，这个混蛋在雨中傲慢地回头张

大嘴看着我。

后来雨越下越大，我在屋檐下只能看到一片漫天的白色，几乎看不清那五米以外的地方，到底是丛林，是乡村，还是城市，是上海，是安城，还是香草海。

那些香草海的味道一定
是在某个时光静止的一刻留
下了记号。

香草海

二十三年前我在我爸我妈生命的一天，出生在一个荒丘野岭沟壑纵横的湖边小城。我妈后来跟我说，我出生的那天，黄昏湖面的天空上有着柔和色彩。

那个小城，叫香草海。其实香草海那里没有香草，至少我离开的时候还没有，有的只是人们对小镇里能长满香草的美好愿望。那里也没有海，只有一个湖，正在变得越来越小。

我妈在香草海住了一辈子，她总说她一直记得我出生那天看到我的第一眼，她的记忆停留在那一刻，她总说我出生的时候嘴很大，哭起来嘴角连到耳根，像个怪物，我妈说，“真丑”。后来在香草海，我长大长高学走路说话，我读书写字上小学中学，十六岁我在没有香草的湖边亲第一个女孩子。在亲

她的那一刻我觉得我应该谢谢我的大嘴，它从我出生那天的黄昏就在时光中停止了生长，于是在我十六岁那年，它的大小终于勉强合适我的脸，我因此幸运地被女孩子看上。

我出生的那天，医院妇产科的病房住满了病人，以至于我不得不和另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共用一个大婴儿床。那个婴儿体型肥胖，是个大胖娃娃。后来我张开了我的大嘴，嘴角连着耳根开始哭，我哭他也哭，后来很多那天出生的孩子都一起哭，哭得医院妇产科的病房里惊天动地，地动山摇。后来我不哭了，我妈妈就给我念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郑渊洁童话，那些童话一个接着一个，丑小鸭美人鱼卖火柴的小女孩皮皮鲁舒克贝塔，灰姑娘小红帽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

在童话里我忘记了哭声和我的第一个朋友。

直到五年后在小学，我才再次见到那个和我同床同哭的大胖娃娃，他说，他的名字叫张超。

香草海的夏天常有暴雨，不下暴雨的时候，那里的夏天如此炎热，好长时间，男人们习惯光着上身在湖边散步。暴雨以后，我们喜欢沿着路边的梧桐树低头行走，树根下躲在洞里的知了被雨水淹没，拼命爬出洞口，暴雨后是捉住它们的最好时机。除了知了，还有毛桑树上的金龟子，这些甲虫气味难闻，喜欢吃毛桑树上红色的果子。有一次我问张超，“你想不想发财”，张超想了想说，“我想”，我说，“我有办法炼金子”，他说，“什么办法，你快告诉我”，我说，“把你过去一周所有抓

住的金龟子都交出来，加上我过去一周所有抓住的金龟子，放在我的玻璃瓶里，我在家里厨房里偷包火柴，找个地方捡些废纸树枝把它们烧了，烧成灰，金龟子最后会剩下金子”，张超问，“可不可以留下三个金龟子”，我说，“你心不诚，炼不成金”，张超问，“那可不可以留下一个”，我说，“有了金子，你可以买很多金龟子”。我们烧，烧得玻璃瓶里面外面漆黑一片，什么都看不见，我说，“火不够大，树枝烧不着，快多找废纸”，张超说，“找不到废纸”，我说，“我们的书包里都是纸”，书包里是语文数学品德音乐美术科学综合实践作业，我们烧，从作业烧到综合实践烧到科学烧到美术烧到音乐烧到品德烧到数学烧到语文，直烧到香草海夏天的炎热、知了的叫声和暴雨过去，直烧到香草海秋天的清爽和深蓝的天空到来。

秋天的香草海有一种特殊的气味，是淡淡的树叶的香味混合着蓝色天空的味道。多年之后的深秋，一天下午我在欧洲的某个街道上突然心中迷离恍惚，看着天空缓缓飘落的金黄色树叶不知所措，原来是在那街道上空气中有着香草海的气味，我怅然若失，直到开始下雨，直到那淡淡的树叶香味混合着蓝色天空的味道像雨水落入运河中的涟漪般缓缓散去。

那些香草海的味道一定是在某个时光静止的一刻留下了记号。

我的邻居三牙叔总是说，秋天香草海的晚霞落下的时候，如果看足够长时间，香草海湖面上的时光就会成为静止的。

我猜，我从未看过那么长时间。

三牙叔住在我家对面。他总是爬上香草海附近的小山，看着香草海的湖面，他还说，时光静止的时候，香草海像极了他的家乡。

我的小学就在那个湖边一条弯曲的街道上，街边有一个小店，店里卖捞面，卖面的是个四十多岁的大妈，我妈说二十几年前她还在这里上小学的时候她就在这里卖牛肉面，那时卖面的大妈还是个二十几岁的姑娘。在我上小学的时候，中午晚上不回家吃饭在外面吃碗牛肉面或是三鲜面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一种独立和长大了的象征。卖面的大妈养过一只小黑狗，它的后腿有点瘸，它喜欢在我们吃面时从旁边的街道跑出来，从男孩子中间钻过去，然后又消失在马路对面另一个街道的转角。

上小学的时候张超和我曾在这附近捡到过一只灰色的小狗，那是一个春天的清晨，从锅里捞出的面冒着热气，张超和我早起跑步，其实我一点都不想早起跑步，张超也不想，张超和我认识的每个人都不想，但是老师说早起跑步，强身健体，有了强健身体以后才能更好地努力学习，更好地努力学习才能考上大学，考上大学才能成为社会栋梁。老师说得很很有道理，我们听得也很认真，虽然我们都不太明白社会栋梁是什么意思，但是张超和我决定我们应该成为社会栋梁。即便有了成为社会栋梁的理想，我们也不想早起。不过有一天，张超告诉我